

海外華文散文叢書

曾敏之散文選

ZENG  
MINZHI  
SANWEN  
XUAN



海外華文散文叢書

# 曾敏之散文選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159

## 曾敏之散文选

曾敏之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7 3/8 插页 3 字数 151,000

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

---

ISBN7-5306-0660-3/I·578

定价:5.10元

## · 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入了香港著名作家曾敏之的散文四十九篇，分抒情散文、人物记事、海内外游踪、随笔小品四辑。这些作品内容广博，文笔酣畅。



---

曾敏之，笔名望云、丁淙。现为香港作家联谊会会长。早在三十年代即从事文艺活动，后入新闻界，曾先后服务于《大公报》，香港《文汇报》。著作有散文集《拾荒集》、《岭南随笔》、《观海录》、《望云海》以及《诗的艺术》、《曾敏之杂文集》、《文苑春秋》、《听涛集》等。其中《观海录》二集，获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|---|
| 自序 ..... | 1 |
|----------|---|

## 第 一 辑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遇旧 .....    | 7  |
| 烧鱼的故事 ..... | 14 |
| 芦笙会 .....   | 19 |
| 怀念 .....    | 25 |
| 孩子 .....    | 30 |
| 笑的故事 .....  | 37 |
| 楼居 .....    | 43 |
| 尺素书 .....   | 47 |
| 无灯小唱 .....  | 53 |
| 珠江边 .....   | 55 |
| 空间 .....    | 59 |
| 寻根热 .....   | 64 |
| 鸟声 .....    | 67 |
| 桥 .....     | 71 |

## 第 二 辑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周恩来访问记 .....     | 79  |
| 闻一多画像 .....      | 88  |
| 文传碧海千秋业 .....    | 93  |
| 司马文森十年祭 .....    | 104 |
| 记梁漱溟先生 .....     | 111 |
| 风范难忘 .....       | 116 |
| 感旧录二题 .....      | 122 |
| “洗出人间一点真” .....  | 128 |
| 老舍夫人胡絮青访问记 ..... | 133 |

## 第 三 辑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丹霞一日游 .....     | 141 |
| 诗情画意记阳朔 .....   | 150 |
| 游星观感 .....      | 157 |
| 渡海·游园 .....     | 164 |
| 多伦多的新唐人街 .....  | 167 |
| 加拿大瀑布奇景 .....   | 170 |
| 西雅图之游 .....     | 173 |
| 洛杉矶机场与小台北 ..... | 178 |
| 游影城 .....       | 182 |
| 游迪斯尼乐园 .....    | 185 |

## 第 四 辑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十字写恩仇 ..... | 191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为有黄花晚节香·····   | 193 |
| 杨度与梁启超·····    | 195 |
| 谈家书·····       | 198 |
| 砚池拾趣·····      | 201 |
| 笔的历史·····      | 203 |
| 弈棋的艺术·····     | 205 |
| 武侠风·····       | 208 |
| 谈栽花·····       | 212 |
| 谈知人论世·····     | 214 |
| 友情正义俱不朽·····   | 217 |
| 巴金先生的旷达·····   | 219 |
| “严师出高足”一例····· | 221 |
| 人生一条河·····     | 223 |
| 倾谈的情操·····     | 226 |
| 画与猫·····       | 229 |

## 自序

如果要问我生平有什么嗜好？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：爱读书，也爱写作。但是从读书通向写作却走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。

数十年来与书结缘是特深的了。远在三十年代初期，我就与新文学、古典文学、史学……作了较多的接触，那时是在广州。

不知道是从哪一位前辈的著作中看到这样的警句，说读书要“博闻强记”；后来又从司马迁的事迹中看到有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记载，不禁心向往之，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读书观点。

我决心循着两条道路去探索书的奥秘——知识的奥秘：

一条是从新文学到古典文学与古典诗歌。

一条是从史学进入文史领域。

记得三十年代初期，我在广州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，生活书店与广东中山图书馆是我追求知识的两座宝库。

生活书店是邹韬奋先生创办的，总店设在上海，在广州的永汉路设有分店，销售社会科学、文学方面的书籍刊

物，当年的生活书店辟有读者阅读的座位，我是常到的小客人。在书店中，我如饥似渴地浏览“五四”以来的文学著作。不久，我得到一套《世界文库》，视野从此更扩大了，因为这套文库刊载了英美重要作家的代表作，也有苏联作家的作品，狄更斯、杰克·伦敦、马克·吐温、泰戈尔、萧洛霍夫、果戈里、屠格涅夫都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贪婪地读了他们的作品。因为对世界文学有了涉猎，兴趣更浓了，促使我进一步研读北欧、法国的文学作品。

由于对文学的兴趣不断增深，自然地萌发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念头。为了要学写散文、小说，就研读鲁迅的作品、契诃夫的短篇小说，也研读中国的古典小说、古典散文。

中国的古典散文，从先秦诸子到明清的作家，作品真是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

《资治通鉴》是史书，也是散文，读了它，配合研读先秦诸子的文章就比较容易些了。有了历史的常识，对欣赏古典散文有很大的帮助，语文知识、写作技巧，都可从历史、散文的基础获得提高。

为了掌握语文知识、表现方法，我也大量阅读古典诗词及诗话、词话。我从友人处获得的一套线装的《全唐诗》就陪伴我四十年。由于诗词是最精练的语言结晶，是千锤百炼、高度概括的艺术语言，多读，多理解，从而融会贯通，就有助于文字的运用，语汇的积累。写起文章来，设象形容，修辞比喻，抒发情感……都有帮助，所以鲁迅说“文章得失不由天”，意思是指勤与怠是重要因素。我记得鲁迅早就说过李商隐的清词丽句，对他很有影响，后来他写《白莽作“孩儿塔”序》，赞扬殷夫的诗：“这是东方的曙光，是林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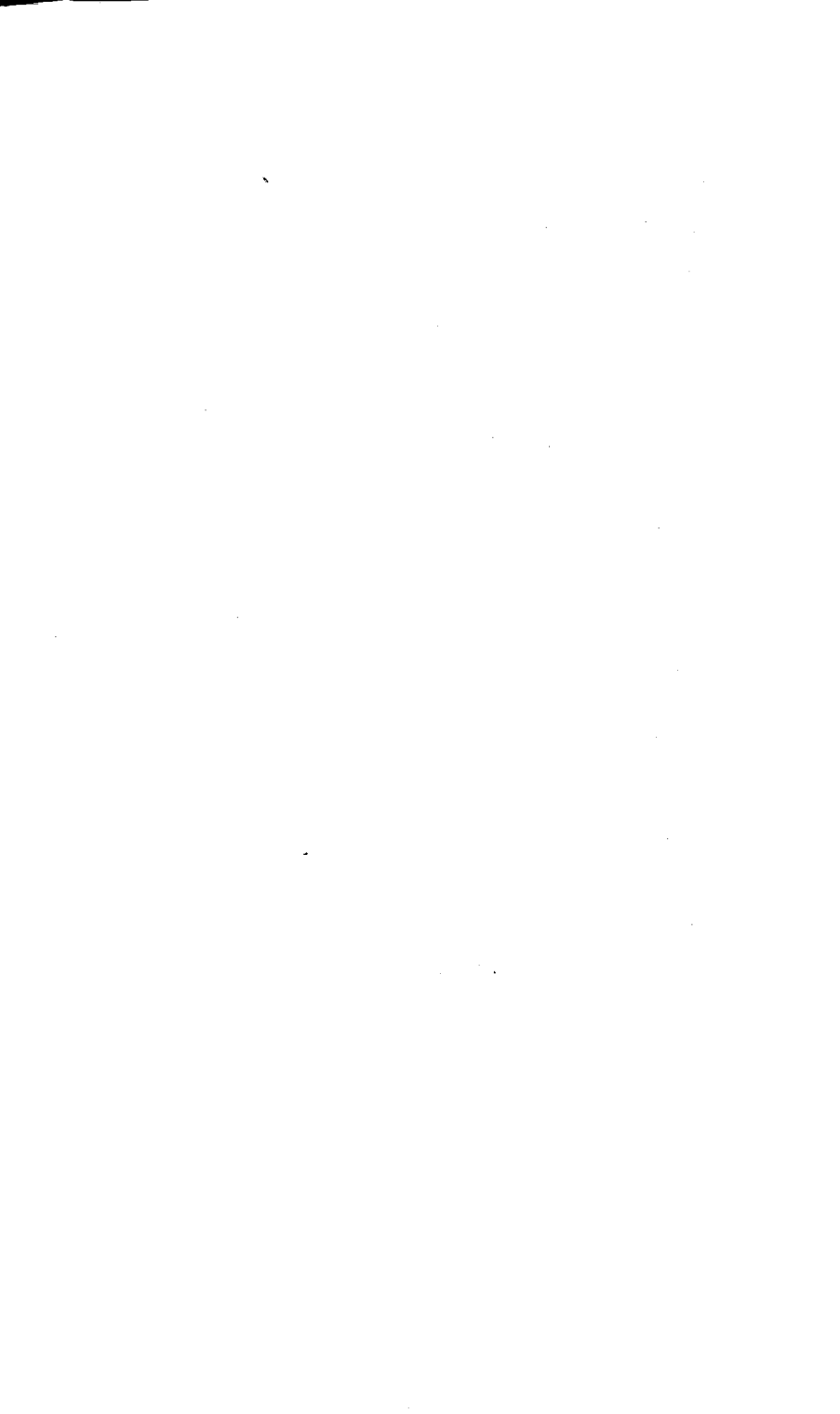
的响箭，是冬末的萌芽，是进军的第一步，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，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”。鲁迅的抒情、比喻、形象的手法，简直就是诗呢！

说到鲁迅，他的文章真是集：峭、精练、深刻于一炉。我从鲁迅的作品中领悟到许多写作上的奥秘，例如他的杂文，就极变化、简练、准确之奇致，几乎字无虚发。他的文章，有人说是从魏晋风骨的传统而来，这种观察是有根据的。就自己读书的一点经验而论，从早年的“博闻强记”开始，到了后来，就服膺于“由博返约”了。读书有如在人生浩瀚的海洋里游泳，不能老是随波逐流，俯仰浮沉，也要找到彼岸有所憩息，有所沉思，“由博返约”的约就是沉思的反映。正如昭明太子在《昭明文选》序文中所说的“辞归于翰藻，义归于沉思”。“辞归于翰藻”就是用文字表达，也就是写作。读书在乎运用。不求甚解也不是办法。荀子对读书、学习有句名言：“骐骥一跃，不能十步，驽马十驾，功在不舍”，是很有道理的。

我如今仍在读书、写作，却以“三余”自勉了，所谓“三余”，就是“冬者岁之余，夜者日之余，阴雨者时之余”，只求能抓住一点时间，就读一点，写一点，以驽马的精神从学从写了。

曾敏之

1990. 11 于香港



# 第一辑



## 遇 旧

溶江河是我旧游之地，也许是怀念它比较深切吧，今年秋间，我以一种久客思归的心情回去走了一趟。溶江九月的秋涛已经停止咆哮了，江水轻轻舐着两岸的流沙，沙堵上，显出如老人额上折折的皱纹。它告诉我：这溶江泛滥的山洪曾经几度涨落了。

溶江是黔桂间交通的脉络，两岸山壑千里，许多苗瑶种族像蜗牛一样，爬行在榛莽里，过着一种草昧未辟的生活。虽然隔了三年，一切都不见改变：竹篱，山寨，错杂在丛林汩岩之间，在那削壁千仞的山道上行走时，常常可以碰见肩挑竹篱盛满山芋的苗人，他们投给我陌生的眼光，怀疑我这个衣履特殊的生客，会带给他们什么意外的惊扰，总是尽可能回避我，怕在我的前后，我虽然想和他们攀谈，总找不到机会。

回去时正是秋天，赶了八十里的山程，林荫间落下了黄昏的影子。疲劳得很，遂决定投宿高安寨。高安寨是溶江河上游一个不满两百人家的山村。北靠溶河，南傍岑山，岑山离地数千尺，山峰经年凝聚着迷蒙的瘴雾。山风冷峭，河水沉沉，令行旅者特别感到寂寞。

高安寨有百级石砌的台阶，石阶尽头才是寨门。当我赶到高安，寨上的炊烟，已在暮色中如画家着笔的水墨了。爬完石级，跨进寨门的时候，却给迎面抛来的一种熟悉的声音怔住了。仔细辨认，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闪着灰暗眼睛，蓬着头发的青年李铁真君——这多年前同在溶江镇上教过书的老朋友。

“什么风吹你回来呀？怪道昨夜结了灯花，原来是你！”说话时摆摆脑袋，握紧了我的手。

“哈，真是意外的巧遇，你还是老样子吗？”我兴奋地问他。

“老样子，在这儿又呆了两年了！”他用手指着山寨中间竖起一枝桅杆的地方，“我住在那儿，到我那里过夜吧？”

我默默地跟着他走，一边打量着他，他身上穿的是一套褪了色的灰制服，走路却不改昔年的姿态。见了他，三年前在溶江镇上一段颇堪咀嚼的生活占有我的记忆了。

三年，时光过得真快。那时我正从漫天烽火的广州取道香港回来，在中途，接到他寄给我的一封简短的信，因为太简短，它遂成了记忆的锁匙，今天到我开启的时候了。他的信上说：

“老方，知道你快要回来了，我非常高兴，回来后，打算干什么呢？我劝你不要存过高的希望，否则你的希望是会变成一只被斫破了底的船哩！我以为，人生的经历不妨曲折些，那么，你又何妨试试迂回的山路，做一个万里投荒的归客呢？”

李铁真的信感动了我，我和他在溶江相处一年，是多少抱着投荒勇气的。溶江镇并不大，是汉苗杂居的地方，汉

人多半经商，用颠簸的苗船，从下河运来日常的用品去换取苗民的山货。狡狴的商人，从交换中剥削他们，有许多从这途径变成富翁了。苗区没有文化，李铁真的抱负就是做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启蒙者。在溶江一年生活得很愉快，老李爱发议论，他常常愤慨地同我讨论教育问题，他坚持他对教育方面的主张，他说：

“愚昧的不能永远让他们愚昧，因为他们也是人。文明生活对人是不分畛域、种族、厚薄的，存在着不平的制度，我认为是伪智者和统治者的罪恶！”

老李的言论态度似乎很严肃，而做人态度却是潇洒的。工作也有疲惫的时候，当大家感到无聊了，就爱哼着充满了异乡情调的苗歌，苗歌是苗民性爱的一种发泄，他也被这些情调燃起了青年所共有的热情。他爱上了一位苗族姑娘，名叫银钿。

银钿很天真，年纪大约十八岁，挽着一个苗髻，两鬓挂着银环，一身原始的装饰，走起路来琅琅地响。两颊红润得像熟透了的苹果，深蓝的眼瞳，射出无邪的稚气。

“银钿呀，老李接你回他家去。你打算怎样呢？”晚上和老李去她家坐堂<sup>①</sup>时，我这样问她。

“啐！相好罢了，我们是苗妹，哪个看得上眼哩！”她毫不踌躇地答复我。

我离开溶江是第二年的冬天。离别前夜，在银钿家里围炉聊天，老李发了许多感慨，他感慨启蒙工作艰苦，无人肯干，对我的远别表示一种依恋不舍的情怀。银钿为我在

---

<sup>①</sup> 坐堂：是到未出嫁的苗妹家里去玩之意。